

《管家》中的空间叙事与女性身份建构

黎 姿

三亚学院 海南 三亚 572022

摘要:《管家》是美国当代文学经典之作,空间叙事丰富。“空间转向”思潮出现后,空间的自然概念被解构,空间理论随之形成。以该理论为视角,分析《管家》中的空间书写类型,探索小说中女性如何通过空间实践建构身份。研究发现,《管家》存在中心、边缘和中介三种空间类型,身处其中的女性构建了顺从、反抗和重塑三种身份类型。研究可拓宽当代文学研究视角和空间理论的应用范畴,为空间与身份建构的关联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管家》;空间叙事;女性身份建构

引言:

玛丽莲·罗宾逊是美国当代著名作家,曾获普利策文学奖。她的小说《管家》以虚构的指骨镇为背景,讲述主人公露丝和妹妹露西尔在母亲自杀后,由外祖母西尔维亚、姨祖母莉莉和诺娜、姨母希薇相继抚养的故事。通过描写自然的包容,小说延续了“家”的概念,而树林、湖泊等自然空间与房子、小镇、桥梁、火车等人文空间构成多重叙事空间。凭借独特的叙事风格、隐晦的空间书写和深刻的女性主题,《管家》成为美国当代文学经典之作。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评价它“是一本需要细细品读的小说,每个句子都令人愉悦。”^[1]有研究从女性主义的视角解读该小说,分析露丝家族三代女性的不同持家风格,对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传统定位提出质疑,引发读者对女性主体性的思考^[2]。也有文章批判小说中的男女二元对立,解析女性人物的身份困境,探讨她们如何通过流浪和旅行的方式与父权制度进行抗争,颠覆传统女性形象^[3]。小说的空间叙事虽有探讨^[4],但其与女性自我身份建构的关联研究尚未涉及。本研究拟细读文本,以空间理论为指导,梳理《管家》中的空间书写类型,分析不同空间的权力属性,探讨空间选择对女性身份建构产生的影响。

一、空间理论

长久以来,“空间”被认为是一个具有自然、地理属性的概念,常附在时间之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各个国家与地区之间的联系增强,时间的概念被淡化,空间的概念则日益引发关注。西方的“空间转向”思潮由此出现,传统的空间概念被解构,空间理论应运而生。

1974年,亨利·列斐伏尔首次提出“空间是被生产出来的”^[5],论证空间既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又是塑造社会关系的动态力量。这就是著名的“空间生产理论”,指出空间影响着居住在其中的人类的社会活动,甚至决定了人类某些个体行为的具体内容。米歇尔·福柯从权力意志的角度对空间进行研究,以监狱为例,指出空间是一种权力符号,是权力操控的场所与手段,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处于不同的权力空间场域内^[6]。

空间与性别的关系研究也有所发展。1929年,弗吉尼亚·伍尔夫指出“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是一个女性作家进行创作的必备条件之一^[7],表明女性的精神

自由需要物理空间的支持,引发人们对空间与性别的思考。多琳·马西指出,空间在性别关系建构和各种改变性别关系的斗争中都非常重要^[8]。空间理论因此被广泛应用于文学领域的女性研究,如女性文学批评研究、女性作家作品研究、文学作品中的女性身份问题研究等。

二、《管家》中的空间叙事

在叙事形式与叙事功能上,文本中的空间不仅能揭示故事发生的背景与场所,还能作为一种潜在的叙事力量塑造人物形象,推动叙事进程,表达人物情感。《管家》的故事情节涉及多个自然和人文空间:教堂、商店、老房子、桥梁、火车、树林、湖泊等。小说中的空间叙事呈现鲜明的性别化特征,不同空间被赋予不同的权力属性。

(一) 中心空间

《管家》虽以塑造女性人物为主,父权制度的渗透与影响在其中却不容忽视,指骨镇上的权威人物都是男性。当他们察觉女性行为有所“逾矩”时,便全力施加干预,对她们进行“规训”。小说的中心空间包括指

骨镇上的教堂、商店和外祖父建造的老房子，它们具有明确的边界与刚性规则。教堂是父权制下宗教伦理的传播载体，通过教义灌输并强化“温顺、贤良、顾家”的女性规范。希薇就曾因拒绝参加教会活动遭到指骨镇居民的横加指责。商店里同样存在父权规制，店主对露丝姐妹的打量、对希薇的冷漠，以及商店里人们的议论，形成无形的权力，企图迫使希薇屈从主流的性别秩序。这些情节反映了指骨镇排斥一切异质的生存方式，视希薇这样居无定所、行为不羁的女性为异类。这本质上是父权逻辑的空间化，通过定义“正常”与“异常”，强迫女性屈服于男性主导的社会秩序。

外祖父留下的老房子是父权规训在家庭领域的延伸。老房子结构封闭，光线昏暗，堆满旧物，营造了一种压抑的氛围。它坐落在小镇边缘的小山坡上，与公共空间保持距离，形成封闭的私人领域，成为女性做为妻子、母亲、女儿等传统家庭角色的物化载体。女性在这种封闭空间中的劳作与坚守，本质是对父权期待的被动承接，房子的墙壁成为束缚女性活动范围与自我发展的边界。此外，指骨镇居民对老房子的体面期待也是父权社会对女性规范的隐性要求，他们通过观察老房子的外观和庭院整洁与否判断居住其中的女性是否履行贤妻良母的职责，这种期待将女性的价值绑定在家庭空间的维护上。

（二）边缘空间

树林、湖泊等荒野是《管家》中的边缘空间。湖泊周期性泛滥，无人规则；树林黑暗广袤，无固定边界。这些空间不存在父权社会的等级秩序与性别规训，呈现出开放、流动的特质，与教堂、商店等空间形成鲜明对比。这里是希薇和露丝摆脱束缚的理想空间，在荒野中，她们无需扮演妻子或女儿的角色，自由释放天性。

露丝与希薇在树林中游荡，在湖面上漂泊，以流动的方式使用空间，不再处于指骨镇和家庭的规制下。她们在湖边的小船中过夜，在森林的废弃屋等待，将荒野作为日常生存空间，荒野成为她们反抗父权空间的场域与精神庇护所。这种空间实践模糊了封闭空间的界限，无声地证明女性的生存空间并非局限于家庭，流动与自由才是更贴合人性的存在方式。

（三）中介空间

桥梁与火车是《管家》中连接中心空间与边缘空间的中间地带。铁路桥连接城镇与湖泊、陆地与水域，具有很强的隐喻性。它由木质搭建，看似连接两端，实则随时可能断裂，暗示“家”的脆弱，没有永恒的庇护，

只有暂时的平衡。它是灾难的发生地（外祖父因火车坠桥而身亡），也是死亡的凝视（希薇曾独自走在桥上，引发远处观望的露丝对她意图自杀的遐想）。露丝始终抗拒跨越这座桥，对她而言，桥是危险与禁忌。但小说的最后，露丝最终选择与希薇一同过桥，意味着她主动选择摆脱禁锢，走向象征自由的漂泊生活。桥梁不再是毁灭的象征，而是摆脱世俗束缚、实现精神契合的通道。

而火车则贯穿小说始终：外祖父乘火车而来、因火车殒命；希薇的人生轨迹与火车紧密绑定，她曾频繁乘坐火车，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对希薇而言，火车是漂泊的工具，也是自由的空间。她习惯在火车上寻找临时的归属，火车的流动性契合了她拒绝稳定的生存哲学。它不提供永久的家，却能不断开启新的空间，这与老房子代表的禁锢形成鲜明对比。

三、《管家》中的女性身份建构

在《管家》中，露丝家族三代女性通过不同的空间实践，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构建了不同的身份形态。

（一）中心空间的顺从者

选择在中心空间生存的外祖母与露西尔塑造了顺从型的女性身份。外祖母是传统的贤妻良母。她持家有道，抚育后代，包容丈夫不切实际的爱好，坚守老房子的整洁与体面，扮演父权社会赋予她的合格持家者角色。丈夫去世后，她自愿身着孀服守寡。对于女儿们的出走，她感到伤心和愤怒，但女儿投湖自尽后，她无怨无悔地承担照顾外孙女的责任。然而，在她去世后，讣告中甚至没有她的姓名，只提到她是“多年前在火车坠湖事故中丧生的某某的妻子”。

与祖母一样，露西尔主动融入到指骨镇的父权社会中。她刻意学习化妆，学习社交规则，缝制得体的衣物，通过符合指骨镇规则与评判标准的空间实践，寻求镇上居民的接纳。通过模仿其他女性的姿态与生活方式，她将自己塑造成小镇认可的“体面女性”形象。这种迎合本质是对自我的压抑，为了融入中心空间，主动放弃个性，成为父权性别规范的妥协者。

（二）边缘空间的反抗者

树林、湖泊等荒野是父权空间的“他者”，突破了主流空间的规则与边界，成为女性逃离规训、构建反抗型身份的核心场域。希薇是这类边缘空间实践的典型代表，她主动放弃小镇的“正常”空间，以旅行和流浪的生活方式对抗父权制的性别规范与空间秩序。

外祖母去世后，希薇带着露丝和露西尔在老房子

短暂生活过一段时间，但她的持家方式与外祖母截然不同。她任由老房子逐渐走向破败，橱柜门脱臼，窗帘被火灼烧过半，地板积满灰尘，老房子曾经的整洁与体面彻底崩塌。她拒绝参与指骨镇的社会活动，拒绝扮演温顺贤良的女性角色，拒绝被父权空间同化。

最后，她和露丝烧掉老房子，走向荒野。在荒野中，希薇摆脱了指骨镇中心空间的舆论监视与道德束缚，展现出自由、洒脱的个性。她不注重仪表，穿着破旧的衣物，采集荒野中的植物，捡拾废弃的物品，过着与自然共生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看似落魄，实则蕴含强烈的抵抗意识。在与露丝的相处中，希薇将这种抵抗意识传递给她，带着她在荒野中行走、露宿，让她感受自由空间的美好。希薇对边缘空间的选择，促成了反抗型女性身份的生成。这种身份拒绝父权制规训，坚守自我个性，虽然被主流社会视为异类，却实现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通过空间逃离的柔性策略，在边缘空间中构建属于自己的身份领地。

（三）中介空间的重塑者

女主露丝的空间选择既不同于希薇的边缘坚守，也不同于露西尔的中心回归。她在不同空间之间徘徊，最终走向桥梁这一中介空间，塑造了重构型的女性身份。

露丝的身份建构过程是动态的探索，受到不同空间体验的影响。

童年时期的露丝在老房子的压抑与荒野的自由间摇摆。她既珍惜老房子带来的安全感，又向往荒野的自由；既理解妹妹露西尔对正常生活的渴望，又被姨母希薇的自由精神吸引。这种空间体验的双重性，使得露丝的身份认知始终处于模糊状态，未能形成稳定的自我认同。成年后，露丝以回顾性视角重新审视这些空间体验，逐渐完成对自我身份的梳理与重构。

作为连接中心空间与边缘空间的中介，桥梁成为露丝身份重构的关键场域。它既是死亡的隐喻，又是救赎的通道，打破了中心和边缘的空间对立，消解了生与死、束缚与自由的二元认知。小说结尾，露丝与希薇烧毁老房子，走上铁路桥，这一行为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烧毁老房子，意味着彻底摆脱父权制空间的压抑；走向桥梁，意味着拒绝简单的中心顺从或边缘反抗，寻求一种超越二元对立的全新身份形态。露丝最终的身份不是被父权制同化的顺从者，也不是被主流社会排斥的反抗者，而是一个具有独立主体意识、能够自主定义自我的重构型女性，这一身份也是小说女性主题的核心价值所在。

结 语：

本文以空间理论为指导，分析《管家》中的空间类型以及不同女性通过空间选择建构的不同身份。研究发现，《管家》通过构建中心空间、边缘空间、中介空间的空间网络，构建了父权空间规训与女性空间抵抗的张力关系。女性对不同空间的选择促成了顺从型、反抗型、重构型三种差异化的身份形态，其中重构型身份最能彰显女性突破二元对立、实现自我认同的价值。

参考文献：

- [1] Robinson, Marylynne. Housekeeping.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2.
- [2] Kaivola, Karen. The pleasures and perils of merging: Female subjectivity in Marilynne Robinson's Housekeeping. [J].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1993, Vol.34 (4): 670.
- [3] 管云霞. 从旅行叙事看小说《管家》对传统女

性形象的颠覆 [J]. 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21,(05):35-37.

[4] 李星. 奏响多重空间的交响乐——论空间视域下《管家》的叙事艺术 [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16(03): 99-102.

[5] 亨利·列斐伏尔. 空间的生产 [M]. 译者: 刘怀玉等.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xv.

[6]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 空间的诞生 [M]. 译者: 刘北成、杨远婴.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7] 弗吉尼亚·伍尔夫. 一间自己的屋子 [M]. 译者: 王还.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8] 多林·马西. 空间、地方与性别 [M]. 译者: 毛彩凤、袁久红、丁乙.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231.

作者简介：黎姿（1987.4—），女，壮族，广西钦州人，硕士研究生，讲师，主要研究英美文学。